源於奧運

卡塔爾世界盃圓滿結束

李漢源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正式落下帷幕，決賽阿根廷對法國可算今屆世界盃最精彩賽事：阿根廷以兩球優勢領先到下半場末段，球場內阿根廷球迷已經歡呼慶祝，全世界在電視熒幕前的阿根廷粉絲亦已經開定香檳，但法國隊90秒內竟連追兩球再加時，到加時下半場末段，阿根廷再入一球，以為這次應該坐定粒六，120分鐘捧盃了吧？

但命運弄人，法國再憑一球12碼追和，最終120分鐘後也是以12碼決勝負，結果美斯不負眾望終於帶領阿根廷勇奪王者桂冠，真是一場扣人心弦的比賽，足球就是這樣，峰迴路轉、幾起幾落，未到最後也不知結果為何，這也是足球能吸引全世界之處。

今次來到卡塔爾賽場，也是35歲美斯第五次出擊世界盃決賽圈，在賽前他已宣布這是他最後一次踢世界盃，因為下一屆他已經是39歲了，還能在球場上馳騁嗎？美斯球技好球品好，被冠以「球王」稱號，他現在已擁有世界盃冠軍、美洲盃冠軍、奧運會冠軍、世界足球先生、個人出賽1,003場的紀錄、共射入793球的紀錄等，幾乎集所有足球榮譽於一身，被譽為「球王」實受之無愧。決賽後，美斯似乎仍留戀球場，表示他不會退出國家隊，並會以世界盃冠軍身份繼續比賽。

世界盃要贏波並不容易，這不是可以靠個人就完成霸業，雖然大家都將焦點放在美斯身上，但阿根廷實在是贏在團隊力量，這話題好像老生常談，大家都知道隊制比賽要靠團隊齊心，但這並不是叫叫口號「大家加油加油」就可以，團隊力量是需要在各個環節上有多個核心球員，大家組合一起，各司其職，互相支持，不搶功，足球不能靠一個優秀的前鋒就能保證勝利，大家有留意到葡萄牙C朗就是一個例證，他雖「好波」，但相對阿根廷今屆老中青三代球員比較均衡，有新生代衝鋒陷陣，有中生代穩定軍心，老將美斯則是精神領袖，是一副不可多得的完整陣容。

綜觀今屆卡塔爾世界盃，亞洲球隊及非洲球隊不斷製造驚喜及奇跡，日本得到本屆世界盃第八名、韓國第十六名、摩洛哥第四名，最遺憾是主辦國卡塔爾名列榜末令球迷失望，他們已經擁有很多入籍歸化球員，但卻表現平平，這也證明了歸化球員在本土國內參加聯賽，水準會較不似預期。

參加世界盃的各隊球隊，成績較好的大部分球員也是在歐洲比賽搵食，日本、韓國如是，阿根廷、巴西亦一樣，而非洲摩洛哥的球員差不多全部都是在歐洲參與比賽的，如果中國足球、香港足球想參與世界盃舞台，看來就要好好計劃在歐洲培訓的方向，參考別的國家地區球隊向上爬的階梯。2026年世界盃亞洲區名額增加到8.5個，如果能進入世界盃決賽圈，會對足球的聲譽及發展起很大作用，亞洲區能進入世界盃已經是球隊的一種勝利，希望大家加油！

◆2022卡塔爾世界盃冠軍阿根廷。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世界盃之後

方芳

世界盃曲終人散，不熟悉足球的我，也有點意猶未盡。世界盃是聯繫任何年齡群的紐帶，我在8強開始觀看，冠軍戰之夜看美斯捧盃。

7歲孫女問是否阿根廷冠軍，再問是否阿古路那一隊？連七齡童都知阿古路，相信這是來自父親的熏陶。如果長者不懂少少，真很難和孫輩溝通。

翌日在小食店買下午茶，一對白髮長者也在買咖啡，婆婆跟收銀員說：「要飲返杯咖啡了，睡眠不足，昨晚看完世界盃決賽，老伴又要繼續看頒獎，捱到半夜3點！」這對老人家，竟然也捱夜睇世界盃，太令我驚訝！所以，如果不懂少少，也很難和老人家溝通。

本屆世界盃賽後，有兩個話題，一是傳媒把兩代球王比較，阿根廷球王美斯和法國的「未來球王」麥巴比，「未來」是否能超越「現在」，除了技術的超越，還有德行的超越。

足球產業的龐大收益，令足球運動員身價驕人，名利包圍下，難免受酒色財氣甚至毒品誘惑，美斯之所以受人尊敬，除了球技出色，沒有緋聞外，家庭形象也十分好。他成功路上，既有個人奮鬥，又有親情、友情的助攻，做「球王」已很難，做「德行球王」更是難上加難。

另一個爭議話題，是阿根廷接受頒獎時，卡塔爾國王為美斯「黑袍加身」，給予崇高的禮遇，但這一禮遇卻遭西方媒體的抨擊，認為這是對冠軍球隊的「不尊重」。西方媒體對主辦國家文化不了解，就恣意批評，充分顯示了西方媒體的傲慢與偏見。

「世界盃」顧名思義是世界各國參與的活動，當然要包容各國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地方舉行，有不同的特色。迪士尼主題樂園，在巴黎、日本、香港、上海落地，也會加入各地的文化元素；甚至是著名品牌娃娃，也配上不同民族的服飾，如果沒有各國文化的共融，又怎能成為世界溝通的紐帶？

書聲蘭語

「九二共識」30周年有感

廖書蘭

12月7日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九二共識」30周年圖片展，除有歷史價值，還有教育意義。

當看到1987年的圖片，有台灣同胞一出羅湖口岸，跪地不起，激動得淚流滿面的畫面，我想起了我的老師。

1990年他從台灣來到香港，打算與闊別40年的妻子約在香港會面，當師母還沒抵達香港之前，他一個人坐上前往羅湖的火車，在上水站下了火車，在鐵軌旁邊面朝北方深深地叩了3個響頭，激動得淚流滿面，我不解地問老師，下一站就是深圳了，你為什麼不直接進入大陸呢？他說，不行呀！我一踏上大陸的土地，我會激動得哭暈了過去。

1987年11月蔣經國先生開放探親政策，允許台灣老兵返鄉探親，從而打開了隔絕兩岸40年的大門。骨肉親情的思念即便隔着千重山萬重水也阻擋不了相見。所謂台灣老兵，他們根本不是台灣人，其實也不是老兵，是青年甚至少年兵；1949年跟隨蔣介石先生到台灣時，他們個個都只是年輕人。

記得蔣介石先生1975年4月5日去世時，眷村裏的阿姨抱着行軍床痛哭，喊着「媽媽，我對不起妳！我不能回家了！」之後她才開始買床鋪。平日學校的訓導主任嚴肅而兇悍，但在那一天，竟然嚎啕大哭地說「他把我們帶到這個小島，現在他走了，我們回不了大陸了！」這些都是一個個人性最真實的一面，骨肉親情超越藩籬，超越一切困難重重的障礙。

◆（右起）曲折、莊仲希、范麗青、郭偉鋒。曲莊二人在台北機場與先到台北的大陸記者合影。（圖片來自中評社網站） 作者供圖

1992年「九二共識」是兩岸隔絕40年後的新里程碑，但在「九二共識」之前，有兩樣事情值得一提，應是為「九二共識」做了前期工作。

一是，1990年9月的「金門協議」，因「閩平漁事件」兩岸紅十字會在金門舉行商談，就解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協商簽訂協議書稱為「金門協議」。此乃1949年後，兩岸分別授權民間團體簽署的第一份書面協議。

二是，1991年8月20日因「閩獅漁事件」，大陸漁民被台灣羈押在台中看守所，大陸紅十字會副秘書長曲折和紅十字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莊仲希律師，以人道探視為由入境台灣，隨團有兩名記者，中新社記者郭偉鋒、新華社記者范麗青。

此乃1949年兩岸隔絕以後的首次有大陸人以官方背景的社會組織身份入台，造成轟動。

根據莊律師回憶，幾經曲折，我們在香港滯留7天（台灣原答應，後拒絕，6天後再度答應可入境）。一下飛機，記者如雲，長、短鏡頭、閃光燈包圍，紅十字會、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在機場歡迎我們。台灣記者像飛車隊緊跟我們的車直到台中看守所。途中莊律師接到通知，下榻酒店要臨時更改，因有「台獨」分子手持木棍圍在門口，並襲擊了大陸記者的車輛。第二天在台中看守所，馬路對面，有人舉「曲逐共匪，保衛台灣」的橫幅，台灣記者說：「不用理會，他們在找存在感。」

曲折、莊仲希一行終於見到被羈押的大陸漁民，轉達了關懷與慰問並詢問有些什麼訴求。有台灣警察知道郭偉鋒是客家人，悄悄跟郭偉鋒說，我也是客家人。兩岸都用一樣的文字，說一樣的語言，傳承一樣的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

莊仲希說：「海峽兩岸親情同胞，隔海喊話不如當面一談。」這次行程可謂在歷史的進程下的破冰之旅，台灣報紙刊登評論文章標題加入，曲莊二人的姓氏融入「曲徑終成康莊大道」。

翠袖乾坤

大作家看大作家

連盈慧

沈從文養病期間，才認真看了不少他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在家書中對妻子張兆和說，很多所謂大作家，他們的水平都遠不如他，幸好是家書，如果是寫成文章發表出來的言論，一定開罪不少作家朋友，人家怎不說他文人相輕。

平心而論，作為他的讀者，我也完全認同他的說法，只是那些跟他同是五四時代的作家名氣太大，怕說出來他們笑我不懂欣賞他們的偶像罷了。尤其是有些出過洋的大作家，明明刻意西化得連文字都不如他這個自稱鄉下人的通順和洗練，何況那些作家又是不少讀者的崇拜者，可見沈從文自信而非自大，看他往後另一封書信談《戰爭與和平》時的興奮程度，就知道他的確以文論文，如何愛才若渴了。

他不止大讚《戰爭與和平》寫得極好，同時也讚譯本譯得好，可惜他讚賞的譯者是誰卻沒有說出名字，據知《戰爭與和平》譯者不少，劉遼逸/張捷/草嬰之外似乎傅雷都曾譯過。

他說書中火焚莫斯科那一段十分精彩，法兵搶劫和槍斃平民寫來亦感人，描寫16歲女孩子看軍人和長袍客的爭吵也生動而有趣，戰爭文字不到3,000字，寫到如同千軍萬馬出現眼前一樣逼真，同一部小說，他看得那麼津津有味，有人卻覺得它悶不可當，甚至還聽人半諷刺半打趣說過，《戰爭與和平》能治失眠，晚上睡不着，看它幾頁，馬上便能呼呼入睡，這話說得也真夠刻薄。

畢竟沈從文法眼就是如此與眾不同，看他那麼說，便巴不得馬上重看這部小說一次了，雖然初中時看這小說也曾感動過，但是不如大作家那麼看得深入和透徹，碰到戰爭場面還草草溜過，托爾斯泰泉下有知好不氣壞。可是譯者那麼多，當中良莠難分，也怪不得讀者遇上劣筆時叫悶，沈從文欣賞的譯者沒有揭曉的一天，幾十萬字那麼一本巨著，事實也真的難再提出勇氣再讀一遍。

◆沈從文，湘西最秀氣的鄉下人。 作者供圖

委屈自己 救助他人

百家廊 戴永夏

漢代賈誼在《新書》中，講了一個國王吞吃蟲子的故事：有一次，楚惠王進餐時在飯中吃到一條螞蟻。他猶豫了一下，硬着頭皮將螞蟻吞下肚中，遂生病不能進食。屬下問他因何得病？他便說：「我吃飯時吃到一條螞蟻。我若追究此事而不對有關人員治罪，便有損法律尊嚴；如果追究並加以懲處，那麼廚師等多人都要被殺掉。我不忍心這樣做，但又怕人們說我不依法律辦事，所以就偷偷將螞蟻吞進了肚裏……」

這位楚惠王如此仁德，着實可敬可愛。但他將螞蟻吞進肚裏，卻不是最佳選擇，不值得人們效法。相比較而言，有人遇到此類情況，卻處理得比他高明。

民國初年，軍閥割據。一位高僧受某大帥邀請，前往赴素宴。席間，高僧發現在滿桌精緻的素餚中，有一盤菜裏竟然有一塊豬肉，顯然這是對佛的褻瀆。他的隨從故意用筷子把肉翻出來，高僧卻立刻把肉用菜蓋起來。一會兒，徒弟又把豬肉翻出來，打算讓大帥看到；高僧再度把肉遮蓋起來，並在徒弟的耳畔輕聲說：「如果你再把肉翻出來，我就把它吃掉！」徒弟受到警告後，再也不敢把肉翻出來了。

宴席結束後，高僧辭別了大帥。歸途中，徒弟不解地問：「師父，剛才那廚子明明知道我們不吃葷，為什麼把豬肉放在素菜中？我當時只想讓大帥知道，處罰他一下。」高僧說：「每個人都會犯錯，無論是『有心』還是『無心』。如果剛才大帥看見了豬肉，盛怒之下把廚師槍斃或重罰，這豈是我願見到的？為此，我寧可把肉吃掉，也要保護他們……」徒弟聽後恍然大悟，把師父的話牢記心中。

楚惠王也好，高僧也罷，一片好心救助別人，其善行美德德一目了然，人見人讚。然而生活中還有另一種情況，好心為人着想不但得不到理解，還會遭受誤解，甚至蒙受不白之冤。《禪的智慧》中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清朝初年，江蘇常州城裏出了個魏神醫。有一次，魏神醫到一個危重病人家看病，他走後，病人枕頭下放的10兩銀子不見了。病人的兒子懷疑是魏神醫拿了救命錢，便捧了一炷香，跪倒在魏神醫的門前，讓他還錢。魏神醫聽了他的訴說，便痛快地承認下來，並拿出10兩銀子送給他。這一來，人們對魏神醫的非議之聲傳遍大街小巷，然而魏神醫卻毫不在意。

半月後，病人痊癒，在褥子底下發現了那10兩銀子。於是，父子倆又跪倒在魏神醫面前，痛哭流涕地說：「我們家的銀子並未丟失，是我們誣陷了先生。」魏神醫將他們扶了起來，並未怪罪他們。當病人的兒子不解地問：「為什麼你沒拿我家銀子，卻承認拿了，甘願忍辱挨罵呢？」魏神醫說：「當時，你父親的病情正在緊要關頭，若找不到丟失的銀子，一定會邪火上攻，病情加重，很可能一命嗚呼。所以，我寧肯背上罵名，也要挽救他的生命」……

魏神醫在蒙受冤屈、遭人辱罵的情況下，仍無怨無悔、矢志不渝地治病救人，其醫德之高，精神之美，足可彪炳青史，傳之千古。而他的榜樣力量和啟發意義，又遠在實際意義之上！

人生在世，誰都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任何人都要依賴於他人的存在而生存。這就決定了人在處理自身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時，不能只考慮個人利益，而必須同時考慮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多為他人着想，盡力去幫助或保護別人。這既是可敬的美德，也是高尚的義務。惟其如此，社會才能更加美好，人生也才能更有意義。在這方面，許多「時代先鋒」，傳承了古人的美德，融入了新的觀念，為我們做出榜樣，雷鋒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曾說：「我覺得自己活着，就是為了使別人過得更美好。」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正是他的榜樣力量，影響了整個社會，助推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時代新風。而這種新風，也使過去只有少數人具有的「多為別人着想」的傳統美德，得到進一步的繼承、發揚，使之更具群眾性和普遍性，也成為更多人的自覺行動。

獨家風景

緣來緣去

呂書練

很多人，很多事，需要經歷一些歲月，你才看得懂；但仍然有很多人和事，可能至生命終結，也不太明白。人們就把這叫「緣分」。

年少無知時，很看不慣這兩個字，覺得太消極——把無法相處的人，或失敗了的事，推給「緣盡了」，為自己的「不作為」找託辭或藉口。

但是，經過了歲月的洗禮，碰碰撞撞，才發現，古老的智慧就是智慧，那是前輩們在生活中累積並提煉出來的。很多人，很多事，真的說不清，或者說，以我們當時的認知和見識，無法較好地處理之。「假如再有機會，我會……」這是很多人事後憶舊時常有的感慨。

不過有時候，當時的「緣盡了」，可能是另一段緣分的開始，也可能是換個方式續前緣，或者為下一次的緣分埋下伏線。重要的是，這一次「緣盡了」，我們懂得好來好去，留有餘地。其實，很多的「緣分」是可以回來的。正所謂「久別重逢」或「舊情復熾」等等。

今年下半年，我有幸參與香港文聯籌劃和支持的一系列藝文活動的報道工作，看了很多藝術展、演出和創作比賽。不像平時觀賞，只滿足於「好看不好看」或「感動不感動」的層次，因為要寫稿，需要仔細聆聽、品味，以及記錄，需要深度咀嚼。

過程中，巧遇了多位結緣於多年前又久違的藝術家朋友，好不欣喜！尤其是女高音歌唱家兼畫家錢迪勵女士，已經30年了。那時，我初步報界，在當時的「報壇一哥」任職。我還沒加入時，就聽說公司很嚴厲。不過，我幸運遇到好上司，給予我很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權。

一天，休假閒逛，走進錢迪勵畫展，為那一幅幅色彩明麗、帶點印象派風格的油畫吸引，就駐足細賞，還主動跟在場的畫家聊起來。之後我給報章寫了一篇工作職責以外的訪問稿。上司很欣賞，錢女士當然也開心。自此結緣。

兩年後，這位藝術有心人爭取到奧地利政府支持和維也納航空公司贊助，組織了一次「維也納音樂美術之旅」，邀請香港青少年國樂團、香港雅樂社合唱團和香港幼苗兒童合唱團逾170人到音樂之都演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時值轉換工作跑道的我獲邀隨團，回來之後寫了篇特稿。最近，我和她不約而同發現有人把當年刊於報章的圖文重新放網上，勾起一段溫馨回憶！

那天相約到她家敘舊，在場有幾位藝術家，大家別有一番滋味。今日，大家都講「文明互鑒、文化交流」，其實，很多人一直默默地做。也是一段藝術緣。

琴台客聚

外婆的烘籠兒

伍呆呆

天寒地凍，銀包也凍到縮水，人亦變得「孤寒」起來。

年底盤點，與家人聊起水電雜費，忽地想起去年此時，好像也是如此地冷，平日家裏每月電費只用一二百元錢，最冷的一個月，供電公司發來的電費單竟然高達一千多元。原因無它，南方人怕冷，遇到低溫天氣，連流行的笑話都哆哆嗦嗦地變成「冷到恨不得躲進冰箱裏去暖和一下。」

之前冷到讓人「恨不得躲到冰箱裏去暖和一下」的氣溫大約是五六度，而今年冬天，臘月還未到，溫度已降至三四度。當然，躲進冰箱取暖只是一句逗人一樂的笑話，如今電子科技發達，南方人家裏的取暖設備還是很齊全的。

家人研究我電費高的來由，一是我在客廳兼書房寫字時，油汀取暖器和旋轉暖風機左一台又一台地開着；二是晚上睡覺不僅要用電熱氈把被窩烤熱，還要開了空調的暖風，一直吹到天亮；三是無論白天還是夜裏，上洗手間必須要開風暖；就連從屋裏到屋外的短暫移動也要抱着保溫的熱水袋……除了熱水袋的溫度免費，用起其它取暖設備來，電費自然「噌噌」地直線上升。

如此，便想起小時候在四川鄉下，冬天裏外婆從不離手的取暖「神器」。

外婆的「神器」在鄉下喚作「烘籠」，當地土語也叫「烘籠兒」。「烘籠兒」是我聽過的硬邦邦的當地土語裏少有的帶一絲溫暖的嬌嗲意味的詞，雖然烘籠兒本身的長相並不嬌嗲，大多是笨拙的，土裏土氣的，用久了還灰頭土臉的。初初看到它時不覺它是「神器」，而只是感到「神奇」。

外婆的烘籠兒是外公在自家後院砍的竹子編的。外婆生得小巧，外公給外婆編的烘籠兒亦小巧玲瓏，精緻的手提竹籃裏放一隻小小的陶罐，還配了一隻大小相當的陶碗做蓋子。那時鄉下做飯都是在土灶裏燒柴火，飯做好，用火鉗將灶裏燒過的木炭夾出來，放進烘籠兒的陶罐裏，再蓋上一層熱乎乎的柴火灰保溫，挽在手裏烤着，可以暖幾個小時。夜裏把烘籠兒帶上床，蓋了蓋子放進被窩，與如今的電熱氈相差無幾。

我是外婆最疼惜的孫女，因此也沾了外婆的烘籠兒不少光。

外婆常常在烤火的時候把柑橘放在烘籠兒邊上，把花生、番薯埋在炭火裏，於是整個冬天，我都能不時地吃到香噴噴熱乎乎的柑橘、花生和滾燙的番薯。有時候洗了的小手絹來不及晾乾，外婆也拿到她的烘籠兒上面去烤，炭火烤過的小手絹味道就變得複雜起來了，碳香、柑橘香、花生香、番薯香……各式香氣混在一起，便充滿了濃濃的煙火味，和外婆溫暖的愛。

後來大了，把小時候零零碎碎讀過的《水滸傳》讀全了，才發現外婆的烘籠兒在元末明初就已存在於世了。施耐庵寫時遷去徐寧家偷窺，時遷在後院瞧見丫鬟梅香替徐寧烤衣服，提到了這個近千年後人們還在使用的「神器」：「……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獺尾荔枝金帶，也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

當取暖電器愈來愈普及，烘籠兒也離我們愈來愈遠了，與其它舊物一樣，在某一天終會成為冰冷的歷史文物。只有那些與之相關的回憶，會帶着一絲溫暖，永遠留存在我們心底。